

美麗的延續

圖、文·Corrin (建築師)



圖片：梅村香港僧員

2022年1月22日，一行禪師轉化的一天，終於到了。

雖然禪師已給弟子們八年時間的準備，但當此刻來到時，仍然是十分的不捨。禪師自1966年被迫流亡海外，終於在2005年能重回越南，亦在身體中風後於2018年回到他出家的慈孝寺，禪師說，「我希望在生命餘下來的日子，能在自己的家鄉度過。」一行禪師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經典，宣示如何在人間當下淨土，離苦得樂，超越生死。禪師經歷了戰爭、死亡、絕望和痛苦，被迫留亡海外，一無所有。但所有的這些污泥，也被轉化成蓮花，建立了影響全世界的梅村禪修中心。禪師說若沒有越南戰爭，亦不會有今天的一行禪師。No Mud No Lotus，沒有污泥就沒有那美麗的蓮花，所有痛苦都可以成為我們智慧成長的資糧，痛苦和智慧相即互存。

小火焰在捉迷藏

和一行禪師相遇，有多次難忘的啟悟。第一次是在2007年，禪師在烏溪沙帶領的千人禪修，我抱着一個沒有大期望的心情參加。入了禪營，看見小孩在四處奔跑，人山人海的，在禪營內又不用止語，心想這是什

麼的禪修？有點太不像樣。而且我的工作這麼忙，本想待一兩天便做「逃學威龍」。可是早上禪師的開示，卻替我解開了多年內心的大疑情：「如何超越生死？」禪師在台上點起一根小火柴，然後一口氣把它吹熄，跟着說：「火焰，火焰，我知道你和我在玩捉迷藏，你只是躲起來，在因緣俱足時你會再出現。」我們的顯現，是無盡生命河流的一個延續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就是這次禪營的重要得着。生命美麗的延續，就在此刻。

生命河流的延續

2007年禪營後，急不及待的要帶當時八歲的女兒Tara到法國梅村，心想要好好整頓整頓一下這個難教的女兒。終於，短短幾天，報了名，也訂了機票，便起程往法國梅村，參加夏季家庭禪營。

我們住在Upper Hamlet, Brother的禪營。到達後，法師們熱情的邀請女兒一起切菜，法友法師帶她遊覽了一圈，收了她為小賣部的小義工，女兒負責賣雪糕，這當然是優差啦，每天營友也會多買一點送給她。第一天後，我便很少見到我的女兒。偶然會看見她跟隨法友法師等一伙孩子們，像是如魚得水般，自由自在快樂地在禪營中游來游去。禪營中禪師一定會帶領行禪，這是他的至愛。千人跟着禪師行禪，留意着我們的呼吸和腳步，回到當下，是如此強烈的穩固和平靜。

此時女兒又鬧脾氣了，在寧靜的行禪中，她又再吵鬧了，我氣得要打她一記耳光。此時，背後一位意大利的同修走過來，溫柔的問我女兒：「可以拖你手和你行禪嗎？」女兒欣然的接受。看着她倆安然的步行，剩下這個充滿怒氣的阿媽。我隨之亦慢慢止步，回到呼吸，憤怒平靜後，開始看見，**要來這禪營整頓一下的可不是我女兒，而是這個「我」。**

我們都是生命河流的延續，我是血緣及靈性祖先們的延續，我們的孩子亦是我們的延續，我承傳了祖先們美好的質素，亦延續了憤怒、憎恨、不安、憂慮。若沒有正念覺醒，看不見這些不善的種子，我亦會在不知不覺中把它們延續到我的下一代。怪不得我和女兒這麼相似，都喜歡鬧脾氣。

憤怒

憤怒的時候，什麼也別做別說，只是接受它，不要抗拒它。對「它」說：憤怒，你是我的老友，我知道你來了，我會好好處理你的了。只要堅持正念呼吸，過了幾分鐘，情況就會改善。



插圖：范夏娃



2009年 Corrin 第二次帶同女兒到法國梅村參加禪修營，當時十歲的Tara（穿粉紅色上衣者）跟隨着一行禪師的正念步伐。

這個啟悟讓我明白要創造美麗的延續，是從灌溉自己及女兒內心美好的種子開始。很慶幸在女兒年幼時，我們遇上禪師，學會了作為一個母親重要的職責，首先要愛自己，才可以和別人分享這份愛。自此，回港後我們繼續參加梅村的禪修。禪師往生後，我邀請女兒分享，她寫了「Thay has touched many soul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, he introduced a world of Buddhism to me that is inviting and calming.」感恩禪師，讓佛法在這世代更具生命力，能與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相應，為這新世代打開方便的法門，進入這智慧和快樂的寶藏。在當日離營的一天，和女兒說我很不捨，她說：「媽，你看」，並指着牆上禪師的墨寶——**No Coming No Going**，何來不捨？

這是愛的傳承

另一次和禪師的難忘體驗是在越南。2018年，我們參加了一個追隨禪師腳步的越南之旅。不無巧合的是，我們與禪師同日抵步越南。我們從北邊開始，再到訪越南中部的慈孝寺。這次旅程，我們到訪了不少與禪師生平有關的地方。我們其中幾位同修需要中途離團回港，在回港前也必先要到慈孝寺。寺院內是一片寧靜，建築典雅而樸實。想不到的是，當我們在寺中遊走時，看見禪師在輪椅上，由侍從法師們緩

緩地推着走過來，法師向我們指示不要拍照，保持止語，可以跟着禪師和法師們一起行禪。禪師在輪椅上慢慢的、靜靜的在寺院中禪行，他到了某些角落，便會停下來深深的凝望。

真的，我們每天都在奔跑，跑到透不過氣，看不見眼前和內心的一切。我們緩緩的每一步，跟隨禪師在寺內繞了一圈，來到一個房間，禪師進入房間後，深深的凝望着牆上的一幅相片，這時我們在窗外偷望着，我問身旁的法師，相片中的人是誰？法師說他就是一行禪師的老師：真寔法師。當年老法師傳法給禪師，親手縫製了袍衣給一行禪師，就是在這房間裏交給禪師。一邊的聽，一邊眼淚已不停的在流，這就是老師和弟子們之間完全的信任和愛，這就是「愛的傳承」。日後禪師也是如此的把愛傳給每一個弟子，「親愛的，知道你在此，我真的很高興」。禪師藉着禪修、開示、他的書、他對眾生的慈愛，觸動了不少心靈，為不少人帶來啟悟和生命的改變。

我們繼續隨着禪師的腳步行禪，由室內走到室外的庭園。從上往下至半月池，禪師停下來，靜靜的觀看着池中的靜水，禪師邀請侍從法師給池中的魚撒出魚糧，我們就在旁靜觀。禪師的一生，也給了我們靈性上的食糧，讓我們知道我們本自俱足，不再需要饑餓的向外行乞，我們一生都在追求未來的快樂，實

際上快樂在當下隨手可得，只要我們懂得回到覺知的呼吸，停下來，就看見無量快樂的因緣，快樂就是此時此刻。

此時此地，我回家了，我可以不再奔跑，那疲累的心終於可以休息。我們為什麼要修行？修行就是為了自由，從哪裏自由出來？不只是政治上、言論上的自由，而是從對未來的憂慮、對過往的懊悔、對於我們所想所認為的，從二元對立的對與錯、生與死，解脫出來。

雲是不會死的

禪師已用了八年時間，為我們準備他轉化的一天。有人問禪師：「你死後，梅村會怎樣安排？會由誰接法？」禪師很認真的回答：「我是不會死的。」禪師這七天的追悼，成為一個七天的止語禪修，一個關於超越生死的開示，一個傳燈的儀式。禪師追悼的整個過程，甚至是在房間

內的遺體也全球直播，他從不害怕別人看見他中風後的樣子，因為我們每人都逃離不了老、病、死。死亡，可以是這麼的無懼，這麼的安詳，全球感激及感動的聲音蜂擁而出。

一個人，一個一無所有的僧人，一位老師，原來可以改變這個世界，能觸動了這麼多的心靈。一個完結也就是另一個新的開始，無始無終，只有延續。一行禪師看見學生弟子們就是他的延續，亦是佛陀的延續。**他的一生也就是這無量光的延續，現在是我們接下來繼續發光的一刻**，從我們每一個正念的呼吸、每一個正念的腳步、每一個微笑、對別人每一個諒解和愛語、對自己及別人的接納、寬恕和愛。

在禪師火化的儀式，法印法師宣讀了禪師給弟子們的一封信，信中寫着：「你知道我的快樂有多大嗎？有些時候它大到我沒有力能擁抱所有的快樂。當我

的侍從弟子在照顧我時，我的心是充滿着愛和感恩。我深深的感謝我所有的弟子。

我清楚的看見無論你在哪裏，你就是我的延續，以不同的形式，你把我帶到未來。我們，老師和弟子們，會繼續攀起這世紀的山，以我們的愛、諒解、自由和穩固供養這世界。你知道嗎？當我們一起攀上這世紀的山峰，那風景會是如何的壯觀？Thầy會向佛陀祈願保護你們的身心，讓你們能滋養你的快樂，成為僧團和眾生的歸依。因為你，Thầy會不朽。Thầy對你的信心是堅穩的，是不會動搖的。老師以愛和信任把你們擁抱在我的心內。願佛陀和靈性祖師們能給你們護持和力量。」

雲是不會死的。今天它化成了窗外的雨，成了蓮池寺上的霧，繼續在滋養着所有的眾生。☺

